

《春酒堂诗话》[清]周容撰

家严常语容曰：「文公《诗经》诸韵，似亦有不必拘者。如『六月食郁及藿，七月烹葵及菽』，『菽』『藿』也。『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』，『稻』与『枣』，转韵矣，何必强『枣』为『走』，强『稻』为『徒苟反』也。『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』，『酒』『寿』，又转矣。又〈鹿鸣〉诗，何必『鸣』『莘』『笙』入七阳乎？一章两韵，经中多有。」

又曰：「《雅》、《颂》称什，犹军法以十人为什也。此即是唐人律字之祖，律者亦犹军之有律也。」

尝坐牧斋先生昭庆寺寓，适有客以诗卷谒者，先生一展，辄掩置几侧，不复视。已而此客辞去，先生顾谓容曰：「凡于人诗，不必于诗也，于目知之。顷见目中有〈梅花〉诗，且三十首，故不必复视耳。」随出其〈梅花〉诗读之，皆《兔园册》语，相视大笑。又曰：「使当此君前一读，其轻漫之不能自禁，常更甚于掩置耳。」

又尝谓容曰：「古人诗无字不体情体物，移易不可，初视殊不觉也，及为妄改者形出始见。如古诗云：『枕郎左边，随郎转侧。』二语为李于鳞取去，改『左』为『右』，岂非点金成铁！」容闻之，不禁失笑。不特见先生读书体贴，亦以见先生接引后学之怀，坦易可亲如此。

杜牧之咏〈赤壁〉诗云：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」，今古传诵。容少时，大人尝指示曰：「此牧之设词也，死案活翻。」及容稍知作诗，复指示曰：「如此诗必不可学，恐入轻薄耳。何苦以先贤闺阁，簸弄笔墨！」又云：「李建勋〈宫词〉：『却羡落花春不管，御沟流得到人间。』此之谓不识廉耻。于鳞选诗甚严，而取此何也？慎之！」

次寅问予曰：「李青莲毕竟是何处人？」予曰：「予不能必其何处，但能断其必非蜀人。」问何以征之？曰：「使青莲果蜀人，必不咏〈蜀道难〉矣。」

唐玄宗见青莲「飞燕新妆」诗而能不怒，见襄阳「不才明主弃」句而怒之，此所以为命也夫。

少陵云：「风吹苍江树，雨洒石壁来。」晦庵曰：「杜诗多误字，如『风吹苍江树』，『树』字无意思，当作『去』字无疑。」故至今刻本皆作「去」字，不知「去」字正无意思也。「树」字始令人想入图画，所谓「山雨欲来风满楼」也。后阅申凫盟《说杜》，亦以为「树」字，然曰「『风』如何吹得『江』去」，则非也。「来」字亦不黏「石壁」，若云「江」不能「去」，则「壁」亦不能「来」，不反受晦翁大笑哉？又曰：「『来』对『去』亦板俗」

，亦谬。「去来」、「多少」、「远近」诸字，但视用之何如耳。

少陵〈佳人〉诗云：「白云良家子，零落依草木。」又曰：「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」数语近于鬼诗。又崔国辅〈怨词〉云：「妾有罗衣裳，秦王在时作。为舞春风多，秋来不堪着。」则竟似飒然阴风矣。唐人固不特长吉善鬼语也。

有见予〈村居〉诗者，抚掌曰：「酷似司空图〈修史亭〉诗。」予曰：「〈修史亭〉诗若何？」客曰：「『谁料平生臂鹰手，挑灯自送佛前钱』，岂不似君『平生射虎心何在，独倚柴门看插秧』乎？」予曰：「予诗似与否则未可知，然『前钱』二字宜商。」客曰：「然则『至今遗恨水潺潺』，『离宫晚树独苍苍』，俱失商耶？」予曰：「此又当别论耳。」

少陵哀李光弼诗云「内省未入朝」，正是就彼一生形心事，两字说尽，可谓刻画。而申凫盟云：「光弼一生失着，以『内省』二字混过」，误矣。

「天阙象纬逼，云卧衣裳冷」，「阙」字或作「阔」，或作「阅」，或作「窥」，四字之中，毕竟「阙」字近理，正不必以不称「卧」字为嫌。牧斋先生引〈东都记〉为证，是矣。一日读鲍明远〈升天行〉云「从师入远岳，结友事仙灵。五图发金记，九钥隐丹经。夙餐委松宿，云卧恣天行。冠霞登彩阁，解玉饮椒庭」云云。因想少陵用「云卧」本此，安知「天阙」非「天行」耶？况题是〈龙门奉先寺〉，与明远诗意相近耶！

家旧有《唐诗鼓吹》一册，俱七言近体，意主绮靡，而魔诗俗调，十居其七，不知定之谁氏。首幅有「元赞善大夫郝天挺注」一行，余笑谓固应是此时之书。然上有高曾图记，不忍废也。戊午客燕，见牧斋先生《有学集》中有〈鼓吹〉一序，证为元遗山选次，以比之王荆公《百家选》。夫荆公《百家选》必可观，惜未见也。若〈鼓吹〉之猥鄙，何以当先生意如是，恐不足以服严氏、高氏之心。先生往矣，安能起九原而面质之？

冯惟讷《诗纪》曰：「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，或只一句，或只一联，或只一篇，夫岂在多哉？」但「空梁燕泥」与「庭草无人」，以炀帝杀之而传；「枫落吴江」，则可谓之一语传耳。若「池塘春草」以梦，故非以此尽康乐也。太白、少陵将从何处拈出耶？

薛道衡「空梁落燕泥」，竟至杀身。永叔云：「未为绝响，何至君臣相仇！」予曰：「此原非绝响，直是道衡诗讖耳。『庭草无人随意绿』，亦犹是也。」

丁酉夏，别杨犹龙归，后先生书来，附以诗，结云：「听到江猿第几声？」予为之凄然。然不以为怪。癸卯夏夜不寐，吟讽此句，疑唐人曾有之。乃检唐集，见李司马〈送刘侍郎〉绝句云：「几人同入谢宣城，未及酬恩隔死生

。惟有夜猿知客恨，峰阳溪路第三声。」不觉大怪。至秋而闻先生歿矣。死生之隔，竟成诗讖，岂李司马诗先为吾二人作案耶？痛哉！

有客自鄜州来，云：「州北有杜川，为少陵故居，石壁上镌『长天夜散千山月，远水遥收万里云』之句，为少陵逸句。」予曰：「此必非少陵句也。」客问：「何也？」予曰：「首句浅，次既『远水』矣，又『遥收』，曾少陵有是？」

唐诗「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」，又「春城三百九十桥，夹岸朱楼隔柳条」，又「烦君一日殷勤意，示我十年感遇时」。陈郁云：「『十』音当为『谏』也。」陈郁不知何处人，何其似北人耶？北人无入声，以入为平者，岂止一「十」字哉！

乐府「欢作沉水香，侬作博山炉」二语，分明是道人点化，说得好色人冰冷。香在炉中，岂不可畏，偏托女子口中道出，令人不觉，古乐府之妙如此。

见有拈施肩吾闺情诗曰「三更风作切梦刀，万转愁成系肠线」，以为警绝。予笑曰：「似此称诗，何异泛海贾胡为业风吹入罗刹鬼国耶？即有指南引归，亦祇泊得岛夷界上。」

岳忠武诗词极佳，盖缘性情过人故也。然人但传其〈送北伐〉并「潭水」、「松风」之句与〈满江红〉调耳，所遗必多。忆癸卯春，于张子渐家见忠武真迹，用笔有法。书〈过滁山作〉，结云：「好水好山看未足，马蹄催趁月明归。」署名一字。诗旨含蓄无限，惜忘前二句。而子渐为古人已七年矣。呜呼！

虞山选《列朝》诗，或刻或滥，可议者十之三；作历朝传，随意写生，可诵者十之七。余尝于晋中，将列传稍为删节，手录一过，信非近代人所办。世之挟其弱姿浅调而欲撼之者，固可笑，乃有步其体例而成书者，祇见其俚鄙耳。

余未曾览《沧溟集》，戊午夏，客顺德，登清风楼，见其作郡时所题四律中，各有「万里」字。其无心耶？抑故为之耶？岂成名而有所无不可耶？名之为害如此。

邱文庄尝云：「眼前景致口头语，便是诗家绝妙词。」此言是矣，然元、白又何以轻而俗邪？此中两参，乃得三昧耳。

慈水姚亦方尝问予曰：「唐诗毕竟从何人入手？」予曰：「莫问从何人，且先问从何体。」亦方瞠目曰：「体从五言古，又烦言邪！」予曰：「非也。须从绝句始。」亦方沉吟次，予曰：「唐诗中最得风人遗意者，惟绝句耳。意近而远，词淡而浓，节短而情长。从此悟入，无论李、杜、王、孟，即苏、李、陶、谢皆是矣。」亦方为之快然。

宁戚〈饭牛歌〉，松快刺耳，已启唐人风调。友人曰：「安知非后世拟作？」余笑曰：「然则当时未必有宁戚其人。」

欧阳文忠〈新茶〉诗，有云：「年穷腊尽春欲动，蛰雷未起驱龙蛇。夜闻击鼓满山谷，千人助呼声喊呀。万木寒痴睡不醒，唯有此树先萌芽。」要知宋时有催茶之法。今山茶最迟，安得先万木而萌芽乎？又有〈和尝茶〉诗云：「溪山击鼓助雷惊。」

少陵〈望岳〉诗，考年谱谓是十五岁时作。余读诗意良然，如王氏子弟闻郗公求婚，未忘「矜」字。〈龙门奉先寺〉，亦未能坦东床腹也。

李义山云：「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」伤风雅极矣，何以人尽诵之？至又云：「兔寒蟾冷桂花白，此夜嫦娥应断肠。」差觉蕴藉，似亦悔其初作而为此。

司马札〈宫怨〉云：「年年花落无人见，空逐春泉出御沟。」人说与李建勋「却羡落花春不管，御沟流得到人间」之句相似。予谓不然。司马诗较蕴藉，不碍大雅。

俞次寅一日语余曰：「谢客诗篇颇多，何以独得意惠连入梦之句！」余曰：「可知此君苦心在求自然。」

长信诗不必不怨，然如王諝所云：「飞燕倚身轻，争人巧笑名。生君弃妾意，增妾怨君情。」则几于骂街妇矣，莫以盛唐，随人佞誉。

襄阳〈归南山〉诗，全章浅率，不待吟讽，不特诵之帝前，见野人唐突，只就诗论诗，殊违雅致，无足录也。后人翻缘勿遇之故，不忍遗弃，亦襄阳不幸中之幸矣。

〈黄鹤楼〉诗，评赞者无过随太白为虚声耳。独喜谭友夏「宽然有余」四字，不特尽崔诗之境，且可推之以悟诗道。非学问博大，性情深厚，则蓄缩羞赧，如牧竖晤席见诸将矣。

有举僧诗警句曰：「笠重吴天雪，鞋香楚地花。」牧斋先生笑曰：「次句似赠妓诗。」客为哄堂。余思先生虽是谑言，然「鞋香」二字实可笑，谑也而寓教也。

「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」此严沧浪之言，无不奉为心印。不知是言误后人不浅，请看盛唐诸大家，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？有一言不深于理者否？严说流弊，遂至竟陵。

〈早朝〉四诗，贾舍人自是率尔之作，故起结圆亮而次联强凑。少陵殊亦见窘。世皆谓王、岑二诗，宫商齐响。然唐人最重收韵，岑较王结更觉自然满畅。且岑是句句和早朝，王、杜未免扯及未朝罢朝时矣。

陈胤倩诗，主风神而次气骨，主婉畅而次宏壮，尝指摘少陵诗，目为枵句

，如「乾坤」、「万里」诸语。余笑曰：「君奈何又有『乾坤一布鞋』之句耶？」相与大笑。忆此在己亥春慈仁寺雪松下，今成畴昔矣，录及为之潜然。

唐武宗怒一宫嫔，命柳学士赋诗释之。诗曰：「不忿前时误主恩，以甘寂寞守长门。今朝却得君王顾，重入椒房拭泪痕。」余少谓公权此诗殊太浅薄，岂急就御前，〈清平〉已不免耶？戏捉笔拟云：「宫花乍尔背春阴，旭日回光艳转深。自是君恩浓似海，不教词赋费黄金。」家君见之笑曰：「寒士酸态。」

王子安〈滕王阁〉诗，俯仰自在，笔力所到，五十六字中有千万言之势。而其为序，不特囿于习气，且东补西凑，短钉可丑。从来诗文同道，即谓少陵文不及诗，然斑驳自见古意。乃子安姿禀是口，遂觉诗文判然耶！

有以九言诗见示者，余曰：「诗至七言极矣，汉〈柏梁〉原已等之谐谈俗语；〈黄庭经〉语语歌行矣，晋人喜书之而未尝为之，岂当时亦鄙其体为道流醮章之类而不足学欤？七言且然，况九言哉！」

盛唐万楚〈五日观妓〉诗云：「西施漫道浣春纱，碧玉今时斗丽华。眉黛夺将萱草色，红裙妒杀石榴花。新歌一曲令人艳，醉舞双眸敛鬓斜。谁到五丝能续命？却叫今日死君家。」此诗无不视为拱璧，何也？「夺将」、「妒杀」，开后人多少俗调；末结竟似弋阳场上曲矣。唐人俗诗甚多，不胜枚举，独举此者，以诸家所赞赏者也。

「不信比来常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」，此必非武后诗，好事者丑而拟之。武后何许人，乃肯拟〈杨白花〉耶？况较之〈杨白花〉又俚鄙甚。友人曰：「君欲作梁公耶？奚烦为之湔洗！」

嘉州〈东亭送李司马〉诗，前辈谓「到来函谷愁中月，归去磻溪梦里山」二句，以入中晚。余谓此二句非中晚也。其下「帘前春色应须惜，世上浮名好是闲。西望乡关肠欲断，对君衫袖泪痕斑」四句，竟开宋人门户。

容少时有咏古律诗二十首，其咏〈相如璧〉起句云：「楚璞能归赵，无城亦可秦。」家君见之笑曰：「议论可喜。然他日能不录此诗，则进矣。」容至辛卯始悟曰，正嫌议论入诗耳。遂尽焚之。

长吉诗原本《风》、《骚》，留心汉、魏，其视唐人诸调，几欲夷然不屑，使天副之年，进求章法，将与明远、玄晖争席矣。余录其佳者，于〈感讽〉「合浦」、「题赵生壁」、「京城」绝句全章外，如「不知船上月，谁棹满溪云」。「长卿怀茂陵，绿草垂石井。弹琴看文君，春风吹鬓影」。「江头檀树香，岸上蝴蝶飞」。「沙头敲石火，烧竹照鱼船」。「今夕岁华落，令人惜平生。心事如波涛，中坐时时惊。朔客骑白马，剑弭悬兰缨。俊建如生猱，肯拾蓬中萤」。「长安夜半秋，风前几人老」。「天远星光没」。「夜遥灯焰短

，熟睡小屏深」。「虫响灯光薄，宵寒药气浓」。「蜂语遶妆镜」。「燕语踏帘钩」。「人生有穷拙，日暮聊饮酒」。「逢霜作朴樕，得气为春柳。」「手持白鸾尾，夜扫南山云」。「京国心烂漫，夜梦归家少」。「心事填空云」。「襄王与武帝，各自留青春」。「梦中相聚笑，觉见半月」。「风吹沙作云，一时度辽水。天白水如练，甲丝双串断。行行莫苦辛，城月犹残半」。「塞长连白空。遥见汉旗红」。「风吹枯蓬起，城中嘶瘦马」。「为有倾人色，翻成足愁苦」。「何物最伤心，马首鸣金环。野色浩无主，秋明空旷间」。「胡角引北风，蓟门白于水。天含青海道，城头月千里」。「帐北天应尽」。「乘船镜中入」。「无人柳自春，草渚鸳鸯暖」。起句云：「星尽四方高」，又「月落大堤上」，又「九月大野白」。结云「来长安，车辚辚，中有梁冀旧宅，石崇故园」等句，初无鬼气，何逊古人？其歌诗长调为古今常所赞诵者，余不道也。善乎《须溪》之言曰：「落笔细读，方知作者用心。杜牧之直取二三歌诗而止，未知长吉者也。谓其理不及《骚》，非也，亦未必知《骚》也。更欲仆《骚》，亦非也。」溪须真知长吉哉！《骚》亦安可得仆耶？至谓其自成一家，则谬矣。长吉乃未成家者也，非自成家者也。

〈高轩过〉注云：「贺七岁能词章，韩愈、皇甫湜未信，过其家，使赋诗，援笔辄就，目曰〈高轩过〉。」然诗云：「庞眉书客感秋蓬，谁知死草生华风」，岂七岁儿语耶！意者二公闻其七岁时已能词章，是追言之，非赋高轩诗也。

余最恨言诗者拈人单词只句，然于长吉，不得不尔。

诗不审章而论句，遂趋中晚。然少陵章法，又须求其不可测处，否则如「丞相祠堂」与「诸葛大名」诸篇，为宋人师承，涉于议论，失诗本色。嗟乎！既免中晚之卑，又免宋人之横，吾于近代中，将起谁氏而与言诗乎？

王介甫〈明妃曲〉有云：「家人万里传消息，好在毡城莫相忆，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。」又云：「汉恩自浅胡自深。」介甫少而名世，长而结主，何所愤激而为此言？使当高宗之日，介甫其为秦太师乎？靖康之祸，酿自熙宁，王、秦两相，实遥应焉，此诗为之讖矣。

须溪指〈饮中八仙歌〉曰「古无此体」，非也。此歌自从〈柏梁〉脱胎。

少陵〈对雨〉诗曰：「不愁巴道路，恐失汉旌旗。」「失」字旧本是「湿」。须溪曰：「『失』字好。」友人问：「毕竟宜从何字？」余曰：「『湿』字险，『失』字晦。」友人曰：「少陵晦句固多。」余曰：「少陵无晦句，祇是今人学问浅耳。」

友人曰：「绝句以一句一意为正格」。余曰：「如而言，则『春游芳草地』，何如『打起黄莺儿』耶？」

班婕妤〈纨扇〉诗，旧注云：「婕妤失宠，故有是篇」。余曰：「此是婕妤辞辇时作，非失宠后作也，故云：『常恐秋节至。』『常恐』二字，有见机意，无固宠意。若既失宠后作，又何云『常恐』乎？」

郭代公以〈宝剑篇〉发迹，至今若有生气，读之一粗豪之调耳。然对英主，正是沉细不得，英雄事业中人，非可以风雅正则论也。

有人问曰：「绝句如何炼意？」予曰：「意在句中。」友不悟。予笑曰：「崔惠童诗『今日残花昨日开』，若是『昨日开花今日残』，便削然无意矣。」

「鹅湖山下稻梁肥，豚栅鸡栖对掩扉。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。」友人指为绝唱。予曰：「自是绝句佳景。然『肥』字落韵，终非盛唐本色，此又不特绝句然也。」

阆仙所传寥寥，何以为当时推重？「客舍并州」一绝，结构筋力，固应值得金铸耳。

张文潜爱诵〈玉华宫〉，遂拟作〈离黄州〉诗向客津津诵之。其诗曰：「扁舟发孤城，挥手谢送者。山回地势卷，天豁江面泻。中流望赤壁，石脚插水下。昏昏烟雾岭，历历渔樵舍。居夷实三载，邻里通假借。别之岂无情，老泪为一洒。篙工起鸣鼓，轻櫓健于马。聊为过江宿，寂寂樊山夜。」予不知是诗视〈玉华〉健辣若何，祇就「舍」、「夜」、「借」三韵，竟可假借否？文潜岂今之伧父与？乃欲拗折韵脚也。

有伧父谓余曰：「南人诗口好，亦生得地方便宜耳。如『姑苏城外寒山寺』，有何心力，竟指为绝唱？若效之云『通州城外金龙庙』，便揶揄之矣。」余为之大笑。然亦可以悟诗中一境。

友人曰：「诗能穷人，信然乎？」曰：「予固闻诗能穷人，但祇见诗能通人耳。唐取士以诗，岂曰穷人？『江上青』，尤表表者；□『日暮汉宫』，特传御批除官，千古艳之。若孟郊诸人，□原应尔，安得概以咎诗哉！友人曰：「诗穷人，亦谓人于诗道进一分，辄于世俗人情退几许，故穷也。」余曰：「《诗》三百篇，最于世俗世情留心关切，夫子奈何以之教人？所谓兴观群怨者，通之谓也。世之不诗以穷者多矣，将谁咎哉？」

舟过梅墟，钱象元留饮。予噉蟹甚畅，戏举笔题诗曰：「华筵能及蟹，酒兴十分开。染醋忘双箸，横螯响一腮。肥知天晦月，寒拟腹鸣雷。但备多姜在，秋深准再来。」时醉矣，次晨惊笑，无异打油。然于噉蟹情状，可云描尽，附此博笑。(1z)